荷风十里 沈虹冰 摄

食话

家门口的小笼

□陈甬沪

江南烟火，最绕不开的便是那笼热气腾腾的小笼。上海人唤它“小笼馒头”，它是晨雾里的早茶标配，是吴侬软语里的家常偏爱。而无锡小笼独以“甜而不腻、鲜而不寡”的风骨，成了我半生牵挂的至味。坊间流传不少赞誉小笼的佳句，“皮薄如蝉翼，馅嫩似凝脂”便是其一；传闻乾隆六下江南，驻跸无锡秦园时尝过加蟹小笼后赞不绝口，此后南巡常点名品尝，让这方寸珍馐借帝王逸事流传百年。

儿时的记忆，总与一笼无锡小笼紧紧缠绕。那年父亲出差无锡带回竹编包装的小笼，母亲拿出蒸笼起蒸，一会儿热气混着小笼肉香与鲜甜充盈全屋。我急不可耐抓起一个，滚烫汤汁顺着嘴角滑落颈项，引得家人哄堂大笑，那狼狈又欢喜的模样，成了童年最鲜活的注脚。

无锡小笼的美味从不掺假。工作后，我与无锡同行相交，小笼成了家中常客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冰箱逐步普及，无锡同行两个多小时便能将王兴记小笼送到上海。这家在1913年凭一只炉子、两张半桌子起家的老字号，靠着扎实手艺与长久坚守成为沪宁线名店，其鲜肉皮熬制的卤汁，是无锡小笼的精髓。冷冻小笼上锅隔水慢蒸，肉质更紧实、汤汁更醇厚，依旧是记忆里熟悉的风味。

一日闲来前往家门口新华书店寻书，转角竟瞥见一家无锡小笼店，门外摆着清水油面筋等无锡特产，店内食客虽多，却不见嘈杂，只一缕肉香与茶香萦绕。彼时腹中已饱，未贸然进店，心底却埋下了品尝的念想。

今年春节赴无锡游玩，特意寻了两家小笼店，却皆不尽兴。宾馆隔壁的连锁门店，小笼上得快，却甜腻发齁、肉馅松散；惠山古镇某老店，已然失了传统匠心，邻桌食客纷纷吐槽酱排骨价高味寡、小笼失味，想来是景区流量冲淡了手作初心。

“五一”假期，我终于赴了这家街角小店的约。推门而入，江南雅韵扑面而来：八仙桌配长条凳，墙上挂着水墨画，耳畔缓缓流淌《二泉映月》二胡曲。入座后，服务员轻声询问想喝什么茶，薏米茶、豆浆等皆是免费，眉眼间满是江南温婉。

价目表上，无锡小笼一客四个十四元，虾肉馄饨一份十八元，虽比隔壁大众饮食店贵一些，却少了喧闹，多了雅致，食客们皆轻声交谈，与氛围相得益彰。

不多时，小笼端上桌，莹润饱满的小笼像含苞的白菊。轻夹褶皱置于汤匙，轻咬一口吮汁，温热甘甜瞬间漫满口腔，这传承无锡古法的卤汁，鲜而不腥、甜而不腻。肉馅紧实如丸，弹性十足，嚼之有清香，恰是记忆里最纯粹的江南滋味。

席间，见店员往返忙碌，外卖订单源源不断。店门口木牌上写着：“小笼、馄饨十分钟不上桌免费赔偿；对本店不满意，本餐全免。”我好奇询问，服务员笑答：“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。”这份从容，源于对手艺的自信，也蕴含着江南人的严谨真诚。

闲谈间得知，小店已经开了三年多，老板是无锡人，靠着好手艺在异乡立足。“大众饮食本是微利，我们不搞网红噱头，守好无锡风味养家糊口，便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”话语质朴，回味起来却如小笼一般温润有力量。

走出小店，唇齿间甜香久久不散，服务员的一番话仍在耳边萦绕。如今创业浪潮汹涌，这家小店不逐浮华虚名，以“慢匠心”应对“快时代”。原来，真正的创业智慧，是烟火人间中的本心坚守；真正的美味传承，是坚守本味又适配时代。就像这无锡小笼，变的只是堂食、外卖的经营形式，不变的是地道手艺与待客诚意。这份融于匠心、浸在汤汁里的温情，正是江南百姓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与热爱。

感怀

月亮出来了

□邹炜

一

采石矶的江面，比别处要窄一些。

江水到了这里，被翠螺山一挡，猛地拐了个弯，挤进狭窄的河道里，流速骤然加快，卷起漩涡，拍打着岸边的礁石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站在矶头往下看，江水浑黄，深不见底。

马鞍山采石矶和南京燕子矶、岳阳城陵矶并称“长江三矶”，燕子矶也陡，城陵矶也奇，可要论雄、秀兼备，还得数采石矶。采石矶古称牛渚矶，东吴的时候，有僧人在山上挖到五彩石头，就把这地方叫采石矶了。

翠螺山不高，却生得周正，像螺髻盘在水边。山麓的太白楼，有“风月江天贮一楼”之誉，它和岳阳楼、黄鹤楼、滕王阁并称“三楼一阁”。能和李太白挂上钩的，自然就有不一样的底气。

太白楼最早叫谪仙楼，是全国重要的李白纪念建筑群之一，始建于唐元和年间，几度毁建，到清光绪年间由彭玉麟、李鸿章等捐资重修，才有了现在的模样。太白楼后李白祠那块“唐李公青莲祠”匾额还是李鸿章题写的。太白楼为三层两进式木结构建筑，一层为厅，二层为楼，三层为阁，共前后两进，其中的李白纪念馆内，陈列着大量与李白相关的文物典籍。

太白楼后面的谪仙园，亭台错落，泉石清幽，自然也是为纪念李白而建。园子修得很用心，一草一木都透着风雅，与太白楼互为呼应。

沿着石阶往上，路过赤乌井。这是一口三国时期的古井，采石矶最古老的文物之一。赤乌是孙权的年号，广济寺的僧人当年掘了这口井，取水烧茶。探头下去，井水幽深，照见自己的影子晃了晃。井边就是广济寺，正在修缮，脚手架搭了一圈，进不去。

再往上，有李白衣冠冢，墓碑是林散之题的。冢前放着几束花，看样子是刚有人来祭拜过。李白真正的墓在不远处的青山，但这儿离江水更近，离那个捉月的传说更近。

李白著宫锦袍，游采石江中，傲然自得，旁若无人，因醉，入水中捉月而死。

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里记载的这个故事传了一千多年。

采石矶至今还有一座捉月台，就在江边悬崖上，当地人叫联壁台，也叫舍身崖。走过去看，是一块突出的岩石，下面是滔滔江水。

石头还在，传说还在。

可这个故事，不是真的。

洪迈在他的《容斋随笔》里考证，说李阳冰的《草堂集序》说得很清楚：“公疾亟，草稿万卷，手集未修，枕上授简，俾为序。”意思是李白病重时，将未整理的万卷诗稿托付给李阳冰，嘱托其作序。李华的《太白墓志》也说李白“赋《临终歌》而卒”。

哪里有什么捉月。

二

我们沿着江边古栈道往前走，路过三元洞、燃犀亭、蛾眉亭。

三元洞是自然形成的石溶洞，上下两层，嵌于绝壁，奇险幽静。民间传说有三个书生赶考路过此地，遇狂风暴雨躲进洞里，后来三人高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为感恩，在这里盖了庙供奉“天地水”三官，所以这个洞也叫“三官洞”。现在应该会有很多考生前来打卡，在洞里摸一摸石头，求个好运吧？

走累了，在某个亭子歇脚，江上有船缓缓经过，拖出一条长长的水痕，很快又被浪打散了。我想起，这个地方李白来了七趟啊！他在这里饮酒赋诗，流连忘返，最后，死在了几十里水路外的当涂。

他是得有多喜欢这里。

我想，一定是因为这里奔涌的江水、连绵的青山，和月亮升起时天地间浩瀚的孤独——这样的地方，适合一个一生都在漂泊的人。

继续往上，到三台阁。这是采石矶的制高点，明崇祯十五年当涂人曹履吉捐资初建，清乾隆年间被毁，1999年原址重建。阁五层四面，重建的“三台阁”三个字是无锡人沈鹏所题。登临阁顶，凭栏远眺，万里长江奔涌而来，又汤汤而去。马鞍山城景尽收眼底，高楼矮屋，油菜花田，错错落落铺了一地。

靠着栏杆，我又想起那个故事的真实版本——

上元二年，公元761年，李白六十岁。

他从南京坐船前往当涂。船夫问他当涂有什么，他说有个叔叔。

叔叔叫李阳冰，在当涂做县令。

李白这一辈子，认识很多人。皇帝请他吃过饭，贺知章叫他谪仙人，杜甫追着他跑了几千里……可现在，这些人都不在身边。能投奔的，只有在江边小县城当县令的远房族叔。

李阳冰把他安顿在采石翠螺山下，给他盖了几间草堂。

那首绝笔诗，是在病床上写的。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大鹏——那是他年轻时就用的意象——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
现在他写：“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”大鹏飞起来，震动八方。可是飞到半空，栽下来了。

“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左袂。”就算栽下来，剩下的那点风，也能激荡万世。可袖子却又被扶桑树给挂住了。

“后人得之传此，仲尼亡兮谁为出涕。”后人得知大鹏摧折的消息，会将其传述下去。可是孔子已逝，还有谁会为它流泪呢？

他把诗稿交给叔叔。

那些诗稿，后来编成了《草堂集》。

三

回到无锡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
想象采石矶的月亮升起来，照在江上，碎成一片银光。捉月台在崖壁上，黑黢黢的，看不清轮廓。但我能想象它的样子——一块石头，突出在江面上，下面，是深不见底的江水。

如果那天晚上，李白真的跳下去了呢？

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看见水里的月亮那么圆，那么亮，那么近，是不是会忍不住伸出手去够呢？

够不着，就往前迈一步。

江面那么平，月亮那么圆。迈一步，就永远和月亮在一起了。

洪迈考证没有捉月这回事。李阳冰记载李白是病死的。可是一个人写了一辈子月亮，最后却平平常常地死在病床上，这有点说不过去，有点不像李白。

李白，就该飞起来，落下去，轰轰烈烈，惊心动魄。

我坐在车里看出去，车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但我又分明看到——月亮出来了。

风从半开的车窗外吹进来，吹在我脸上。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应该也有这样的风吧。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一辈子写月亮的李白，最后确乎是和月亮在一起了。

我的耳朵里，是江水拍岸的声音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随笔

那些熬夜追球的时光

□吴仁山

这些天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鏖战正酣，亿万球迷又沉浸在“快乐足球”的狂欢中。世界杯在欧美足球强国举办时，咱们国内球迷想第一时间收看直播，熬夜看球就成了常态。我对自己几次熬夜追世界杯的往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之所以要熬夜，主要是因为欧美赛区与我国有较大时差，比如北美赛场当地下午开赛，咱们东八区这边已是深夜凌晨。今年办赛的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全在西半球，想看直播就少不得要熬夜。

在所有熬夜看球的记忆里，我对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印象最深。意大利属于东一区，和我国有七个小时的时差，那会儿每天第一场直播在前半夜，第二场直接熬到深夜。当时我刚步入中年，精力充沛，加上这一年家中买了一台索尼彩电，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天天守着电视看球。第一场比赛结束，我连电视机也不愿关，只调低音量，抓紧时间打个盹，接着看下一场，直至天色微明。匆匆吃过早餐并稍做休息，就赶往工厂上班。

那届世界杯亮点频出，最出圈的就是“米拉大叔”的进球名场面。这位年近不惑的喀麦隆队前锋，每踢进一个球，就跑到角旗边扭腰摆胯，跳起非洲传统舞蹈，引得全场观众连连惊呼、热烈鼓掌，气氛热烈至极。可惜喀麦隆队最终在与英格兰队争夺半决赛权的比赛中失利，我当时心里挺不是滋味，满是惋惜。那届联邦德国队有布雷默、克林斯曼、马特乌斯三位核心撑场面，全队踢得稳健扎实、气势十足，决赛拿下南美劲旅阿根廷队，顺利捧走大力神杯。

四年之后，世界杯移师美国。当时正是我自家公司创建的关键时期，白天为经营上的事忙得晕头转向，再熬夜看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每天看完第一场直播，再想追第二场时已经困得睁不开眼，坐着坐着就打瞌睡。这一届整体也没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，“米拉大叔”虽然还在大名单里，但大多时候坐替补席，偶尔上场进球，扭臀庆祝的劲头也大不如前。后来我干脆不熬夜了，每天早上看新闻，了解前一天各队战况、积分以及当天的赛程安排。

此后的几届世界杯，我仍会熬夜观看，但再也没有通宵达旦，最晚看到凌晨三点左右。我慢慢记熟了各路强队：桑巴军团巴西、高卢雄鸡法国、橙衣军团荷兰、星月之师土耳其、日耳曼战车德国、欧洲红魔比利时、斗牛士西班牙、格子军团克罗地亚、血色舰队葡萄牙等，每一支都实力不俗、战绩斐然。

最让我激动的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，那是中国男足首次踢进世界杯正赛。当时带队冲出线的是塞尔维亚教练维利博尔·博拉·米卢蒂诺维奇，中国球迷习惯称他为“米卢”。米卢带着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一路过关斩将，硬生生从亚洲赛区杀出重围，拿到韩日世界杯入场券。日韩和国内只有一个小时时差，这下总算不用熬夜看直播了。有一场国足的比赛放在下午，我送走两波客户，立刻跑到公司会议室打开大屏电视，画面出现就听见解说惊呼门前险情，还有错失良机的惋惜声。虽说国足小组赛一球没进、一场没赢，但好歹是头一回站上世界杯舞台，已经很不容易。当时我心里就在琢磨：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在中国举办呢？

从那年到现在，国足进军世界杯屡屡受阻，距离上次出线整整二十四年。我一直是国足拥趸，可这么多年下来难免失望，熬夜追世界杯的兴致也淡了不少，睡前刷刷公众号、抖音，大致了解下赛果就完事。

前阵子刷到一条视频，前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的“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”，在意大利“U12小世界杯”决赛中，以七战全胜的辉煌成绩夺冠，这是该赛事创办以来首次有亚洲球队登顶。看完只觉胸中畅快，也看见了中国足球光明灿烂的前路。

雪中杜鹃

履痕

□过正则

3月底的江南，不再春寒料峭，但西藏的波密，最低气温还在零摄氏度上下浮动。而在去墨脱的路上，随着海拔渐升，寒气更加逼人，雪也说下就下。

早上七点，车从波密县城出发，沿着国道驶向墨脱。当地司机告诉我，扎墨公路沿线有一处杜鹃谷，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，既能观花，又能赏雪，很值得一看。“到时我会随时停车，让你看个够，尽情拍。”他说。

一路上，车辆稀少，偶尔能看见长途自驾的游客。车行约莫半小时，便抵达海拔2000米上下的杜鹃谷，这片区域也是观赏高山杜鹃的核心地带。司机寻了一处视野绝佳的位置靠边停车，提醒我谷内碎石杂乱，赏花务必留意脚下。

正值早春，加之地处高海拔，打开车门的瞬间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这里游人不多，车道两侧的原始森林里，高大的杜鹃树随处可见，一人合抱、两人合围的树干比比皆是，树龄逾百年的老树亦不在少数。红、粉、黄、白各色杜鹃缀满树冠，花型和内地常见杜鹃全然不同。一重一重花瓣簇拥成筒状，似女子翻飞的舞裙，又像吹奏的喇叭，十余朵繁花紧凑成团，远远望去极易错认成山茶花。

海拔从2000米左右逐渐攀升至3500米。幽深茂密的原始森林中、雾气缭绕的山谷里、白雪皑皑的山峰下，处处可见杜鹃明艳的身姿。车子穿行在绵延数十公里的杜鹃谷，我不时示意司机靠边停驻，一路赏花取景，步步流连。

雪花不时漫天飘落，花木覆上一层白色轻纱。这些杜鹃在严酷高寒环境中扎根生长，全无人工栽培照料的痕迹，却枝干挺拔、株型丰茂，花朵开得热烈奔放。缤纷饱满的花团依偎着巍峨雪山，花雪相映，凝成一道傲雪凌寒、独一无二的风景线。一股敬畏之情在我心底油然而生。

没过多久，两辆自驾四驱越野车停靠路旁，车内身着迷彩服、冲锋衣的游客迫不及待推门下车，扛着“长枪短炮”连声惊呼：“终于见到雪中杜鹃了！”听出我是无锡口音，他们来了句地道的江阴话和我打招呼。几人同我聊起，前年5月他们也曾来过此地，当时气温偏高，杜鹃虽如期盛放，却远不及雪中杜鹃震撼；一路奔波虽辛苦，却着实不虚此行。

远近成片的杜鹃树在雪雾里若隐若现，万千缤纷花朵停栖枝头，如同彩蝶齐聚，景象蔚为壮观。此时的杜鹃谷，一半繁花、一半白雪；一半热烈、一半清寂。

钻进路旁原始森林，脚下铺满厚实苔藓，耳畔溪流淙淙。此行早已不只是赏花，仿若踏入一场延续千年的盛大花事。于我而言，杜鹃谷风光是扎墨公路沿途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之一。

投稿邮箱：wuxiyuedu@163.com